

又见菊花黄

□周恣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巴山夜雨

06

2019年11月19日
星期二

编辑：20191119@163.com

□主编：郝良伟
□编辑：蔡伟

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迷上了冠小体瘦的野菊花，颇有山野归来不看菊的意味。曾想种一片野菊，可是找不到那么一块地。而且我知道，就算是圈养在眼前，最后的结果是花开得并不洒脱，反而失去了本真的意趣。因此，这样的蠢事至今没做。算算时日，中秋已过半月有余，正是农历九月初。想想“八月桂花满枝黄，九月菊花初开放”的歌谣，也应是菊花开放的季节了。周末冷雨初歇，午后阳光微照，难得的闲暇碰上难得的好天气，一想起梦中野菊花在阳光下痴迷地向我招手，我迫不及待地向山野进发。

一路上寻寻觅觅，为的是能尽早瞥见野菊的身影，以解幽闭一年的思菊之苦。偶尔闪过星星点点的金黄淡红，终因不是野菊家族的子嗣，不过徒增些失望罢了。竹篱矮墙里攀伸出来的各色龙爪菊，正不失时机、明目张胆地浓妆艳抹田间村舍，上演菊氏家族的行为艺术。的确，那样柔媚婀娜的体态自然会迷住很多路人，但我的喜好却不在这里。进山了，在山径间穿行，两旁衰草匍匐，一片枯色。偶有三两枝金黄在冷风中摇曳，我们赶紧上前细辨，方发现那不是野菊的真容，而是貌似野菊的另一种草本植物。一蓬蓬野菊还在孕育之中，绿豆大小的花苞密密麻麻，远远看去跟叶子一个色，完全没有开花的迹象。看来我们来早了一步，这时一阵山风吹来，感觉寒气逼人，寒冷中开放才是它的本性，或许

太心急罢了。

周末又到了，雨后的天空，阳光格外灿烂，我扶着老母亲移步山野。山坡上，除了一片又一片的金黄，没有其它杂色。整个山野都是它的领地，所有花草都是它的子民。此刻，它就是王室贵族，在山风微寒中随心所欲地点画，毫无隐瞒地铺张。我们的眼睛被四射的菊黄迷惑，我们的心被热烈的菊浪淹没。张开手臂怎么捧也捧不完的菊花朵朵，怎么做也做不完的花衣件件。年迈的母亲尽往花堆里钻，花痴般笑啊笑、采呀采，完全返老还童了。没想到小小的野菊花也有如此虐心的气场。就这样，我接过母亲手上的野菊花把它带回家，插在了玻璃杯子里。

又是周末，天阴着，室内光线很暗，唯有置于玻璃茶几上的野菊花像一道阳光射进我晦暗的心房。这一把离开山野的菊花在玻璃杯里已经生活了一周，唯一的营养是清水，足以保持花茎湿润的清水。它静静地绽放着，或仰头凝望、或低头沉思、或颌首蹙眉、或闭口不语……我与它长久地对视，我确认它对着书房拉开帘子的那一方光亮在微笑，努力伸长脖子意欲离窗口近些，再近些。瞬间，那朵朵小花不再是

花，而是一个个点光源，在玻璃瓶口上熠熠闪光，撑开我即将合闭的双眼。我与它长久地对视，恍惚间分明听到了它咯咯的笑声，仿佛一个在深山里长大，从未被礼教束缚过的村姑，清晨醒来，在自家的花园里——毫无屏障和界限的山野，与山鸟打趣，与蝴蝶旋舞，举手投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。我与它长久地对视，渐渐地，鼻子、口腔被点点馨香占据，这馨香集聚在一起，忽而浓，忽而淡，忽而近，忽而远，招引着我时而屏气凝神，时而深吸缓呼，整个身心浸泡在清淡醇朴的菊香之中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独坐在幽暗的房子里半天半日，心头会那么舒适而安宁。那小小的花朵，在千千万万遍涂抹着淡化的激情，一如覆盖在瘦土上的菊黄；那弥漫的花香，在千千万万遍浸润着颓废的思想，一如沐浴着纳垢的心房。

又见菊花黄，久雨后明媚的阳光！它开在我的房间，开在我的心上。

老家的挑箱

□吴华

双亲离去，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遗产，唯有那漆上朱丹色土漆的残旧挑箱让我难以忘怀。每次去乡下老屋中，我都特意去看一看，摸一摸沧桑的挑箱，那泛着历史烟尘的土漆依然平滑，檀木特有的香气时不时钻入鼻尖，旧事如潮水涌上心头……

小时候，挑箱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，它与普通箱子不太一样，下有基座，内有格层，方正的外形披上朱丹色土漆，加上一金属质地的吊牌装饰，犹为独特，更为独特的是箱盖上一角残缺，露出发黑的木质纹理。父母把这残缺的箱子看成宝贝，把贵重的东西存放在里面，并上了锁。有一次，趁母亲放东西时，我偷窥了箱子的内格，母亲不让我动，却更勾引得我好奇心大起，总想摸摸那锃亮发光的铜锁。父亲见我用手抠箱子角，大为恼怒，立下一条硬规矩，任何人不得随便动它。

后来才知道，挑箱是传家宝，包含着曾祖父对祖父的谆谆教诲。

祖父是家中独儿，从小聪明过人，曾祖父用心培养他，不但找了当时最好的私塾，请了最好的先生，更是费尽心思请当地最好的木匠，用紫檀木做了一担挑箱，以供祖父读书时装书和笔墨纸砚。曾祖父指着挑箱对祖父说：箱子简简单单，做人就要与它一样，没有花花肠子，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肚中能容事，装得下万丈豪情，处变不惊，面对诱惑能坚定信念，不贪婪不自私，得意时不张扬，失意时不懊恼。祖父牢记曾祖父的话，考上了四川省第四师范学校（即万县师范），后来，那担挑箱也伴随祖父走南闯北，奔走东西。

民国二三十年代，祖父从学校毕业后，就回到大竹境内工作，他一直奋发向上，从做普通教师到后升任教育督学。但因有人“陷害”，在大竹实在“混”不下去了，就通过熟人推荐，在开江田房管理处找了一份收税的差事做。那时，税差要亲自上门收钱。工作中，遇上收的钱多了却没有合适的工具装运，大家想了不少办法，都不太合

适，最终还是祖父想出的办法可行，用跟随他多年的挑箱装钱运送。理由只有两条：挑箱容量大，装得多；用挑箱作掩饰，让人以为箱里装的全是书，可防避劫匪。从此，祖父至爱的挑箱，在开江田房管理处派上了用场。

后来，祖父和税差们还遭遇过几次险被劫持的经历，其中一次最为惊险。

那天，几个税官一大早出门，到开江辖管下的一个大乡镇去收税，当天差事很顺，收获不小，很快就收了满满一挑箱的银元和银票。下午返回途中，忽然一大队人马身背大刀、头包黑围巾，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奔来。大伙瞬间明白遇上劫匪了，一时间都慌了阵脚。危难之处，还是祖父沉着冷静、胆大技高。他快速察看周围的地形地貌之后，果断命令大家往不远处的苕麻地里钻，后面留下一人断路。为了不让劫匪得逞，前面担挑箱的人如闪电般地飞了过去，将所有的银两银票神速般地藏起来，并由一人把守，这人正是祖父，其他人又照样挑着空箱子回到原路上快速前行。当劫匪追上担空箱子的税差时，一场撕杀打斗就开始了，在强大的劫匪面前几位税差哪里是对手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可劫匪什么也没捞到，抛下一通骂声后，怒气冲冲地挥鞭而去。当劫匪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，税差才返回麻地，将银钱重新装箱运回。挑箱有了这段特殊经历，祖父对它更加珍惜。其中一个挑箱还被劫匪打烂了一个角，就是现在保存在我们家的那个挑箱。祖父曾感叹过：“那次在苕麻地把守银两时，如果稍有一丝邪念，将银票拿几张揣在自己包里，一定会发笔小财，而且谁也不会知道。”可祖父说他并没有那样做，他心中牢记的是曾祖父的教诲，不贪婪不自私，做人要如箱子样简简单单。

祖父的挑箱，从装书和笔墨纸砚到装银元、银票的转变，都一直伴随着祖父行走天下，同时炼就了祖父勤学、守信、沉着、勇敢的品性。祖父说过：“当年天天见到从自己手中流过的银元、银票，成千上万、白花

花的，我从来没有动过半点心思。”他后来被下放到农村时，有人为他的境遇不值，祖父还感叹过：“要是当年有半点私心，家里的境况就不会如此落魄了。”祖父牢记祖训，守住心中的底线。后来他也常常叮嘱教育孩子要诚信守本，心里要宽敞明亮，为人处事还要大方有分寸、千万别斤斤计较等等，这些理念也一直在我们家族中得以传承。

建国初期，祖父作为知识分子，被新政府招用，在石桥、永胜一带当乡村教师，挑箱也伴随祖父一路前行，挑箱又还原了装书和笔墨纸砚的本来用途。父亲小时跟随祖父读书，也有了与挑箱接触的机会。父亲告诉过我，祖父不仅习惯把书和笔墨纸砚装进挑箱外，还把一些重要的什物也存放在里面。从那时起，祖父绝不让父亲乱动挑箱中的半点东西。父亲很听话，坚守规矩，一直到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都信守祖父的教诲，挑箱成了父亲心中虔诚的什物。

后来，祖父被放回农村，挑箱也跟随祖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最初之地。

那时，在农村大集体，人人都要下地干活，一生与书本笔墨打交道的祖父干不来体力活，幸好生产队长很人性化，安排他养牛，祖父只负责到坡上割草，定时牵出去溜一溜，到了有人用牛干活时，就替人打些帮手。但劳作之余，祖父依然不改读书人的习惯，时不时从挑箱中拿出笔墨纸砚，时而挥毫泼墨时而放声诵读。祖父练字读书的良好习惯也影响了我们家族成员，儿孙辈中不少人通过读书走出农村奔向城市，跨进现代社会的不同岗位，将读书带来的最大益处发挥到了一定高度，也让我们家族成为当地读书发家的典范。

分家时，祖父把挑箱分给了我们家和大伯家各一个。如今，保存在我们家的挑箱，是祖父一生经历留下的唯一见证。

我离开故乡有三十多年了。如今，双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祖父母与双亲大人以及族人们在乡村劳作的身影也渐渐远去，但那件残旧的挑箱并没有因我离开乡村而遗忘。前不久的国庆期间，我带着已大学毕业在大都市工作的儿子驾车回乡，一边为双亲及祖父母上坟，一边回到老屋看望那件珍贵的宝物，虽然沧桑古旧，但我分明看见了那只立在老屋昏暗一角的挑箱闪烁着熠熠的光芒。